

# 淺談當今教宗與愛國主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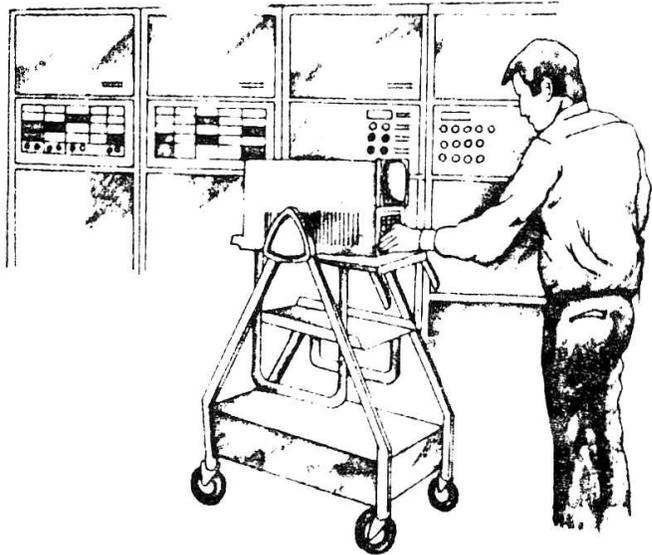
蘇主榮著

游麗清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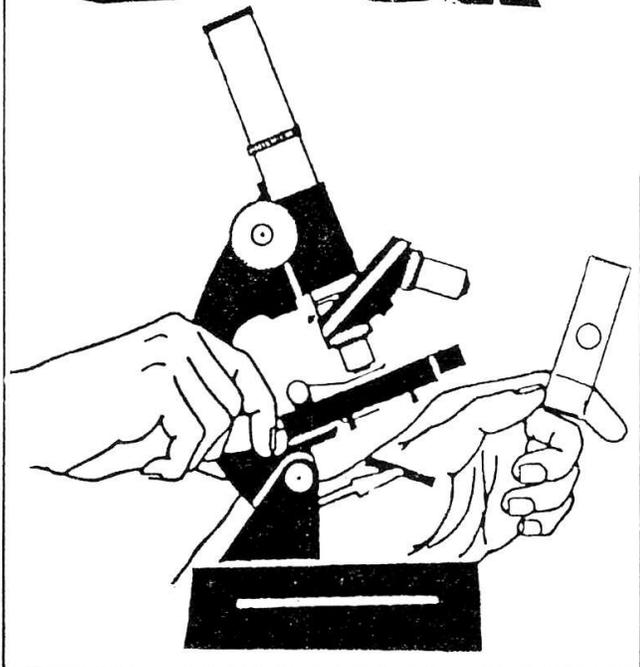
自中國解放後，「愛國主義」一詞有了新的意義。為中國領導階層，它的意義非常獨特；而為很多國民，却變成了一個進退兩難的問題。它成為中國的討論及對外關係的一個焦點。中國對「愛國者」一詞的闡釋，異於其他一般人的解釋。按照新版《牛津英漢精簡辭典》的解釋，「愛國者」是一個維護或熱衷於國家的昌盛、自由和權利的人。（註一）讀者文摘出版的《大英百科辭典》給「愛國者」的定義是：一個熱愛祖國、熱衷於國家福利、尤其是保衛人民自由的人。（註二）為大多數人而言，「愛國主義」只表示愛護、服務和保衛自己的國家；國民可以用千百種不同的方式去表達自己的愛國熱忱。例如：有些人為了保衛國家而去當兵，又有些人為了服務國家的需要而從事公共事務，選賢與能去擔當黨國重任，甚至把無能的政府或黨派推下台，購買國防債券，早晚唱國歌，向國旗致敬等等。然而，當我們不理會「我們國家的對或錯」的時候，則我們的愛國情懷就會達到極端危險的地步，因為我們有時必須將全人類的利益置於國家利益之上。已故美國總統約翰·甘迺迪曾說過一句非常深刻的話，可以作為他給予「愛國主

義」的一個界定，他說：「不要不理會國家的對或錯，却要糾正國家的錯誤。」（註三）對他來說，如果認為政治領袖的措施不符合美國或全球的利益，則不附和政府的人與支持政府的人，同樣可以是愛國者。

今日中國政府指明，「愛國主義」的精髓在於推進四個堅持，即堅持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以及共產黨的領導，而最近更加上四個現代化。根據共產黨的原則，一切經濟計劃、教育、新聞、宗教，以及各項生活建設是否出於愛國，則要視其能否符合上述的政策而定。若如此，愛國主義不僅具有一層新的意義，而且局限於「擁戴某一意識形態」上，它不再泛指愛自己的國家。這種意識形態，或更好說，在某期間內負責解釋這意識形態的人，決定了「愛國」的含義。這樣，「愛國」一詞的客觀意義便被否定。倘若如此做法廣被效尤，則由資本主義者所統治的國家可以視推進資本主義為愛國的標記，而由回教徒統治的國家亦可宣稱任何不致力傳揚回教信仰的國民為不愛國的人。「愛國」的意義便由愛自己的國家變為愛某些人的意識形態，而每個公民便無法肯定愛國對他



許多基督徒都積極地參與四個現代化。



們自身有何意義。在歷史過程中，這種情況曾在某些國家發生，並為這些國家和世界帶來不幸的後果。

隨着中國天主教愛國會的建立，愛國的解釋為中國天主教友更為棘手。一旦用上這個稱呼，便等於採取立場，因而緊張頓生，使人以為任何不加入愛國會的教友，便不能視自己為愛國者。因此，很多中國教友都強烈反對這樣的論斷，他們不明白為什麼熱愛

祖國跟加入政府所支持的組織不能分開。當然，爭論的焦點是：作為普世教會的一員，且擁護一位非中國人為精神領袖，這實有違中國獨立自主的趨勢，因而被視為不愛國的人。依此邏輯推論，則中國銀行的董事也會被人認為不愛國，因為中國銀行申請加入國際貨幣基金會，而該組織的主席並不是中國人，因而會危害到中國的經濟獨立。中國奧委會也可被人指為不愛國，因為它是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的成員之一；服屬於國際奧委會的精神和規則，而該會的主席不是中國人，却支配奧運決策，有權選擇奧運場地。甚至共產黨本身也可被認為不夠愛國，因為中國申請加入聯合國，就因此有機會被非中國的領袖及國家所左右。同理，我們還可論及中國最近申請加入國際原子能組織的行動。

無疑，中國却同意現任能源協會會長 HANS BLIX 所說的話，他說：「我深信在這個組織內，中國必能從這種世界性的合作中獲

益，亦同時作出貢獻。」（註四）明顯地，上述組織都感到，他們既能透過與這些國際組織的其他成員交談和互助而獲益，亦同時能維持很大程度的獨立自主。既然如此，難怪很多天主教徒也覺得，他們既可與在教宗精神領導下的普世天主教徒保持合一，亦同時不失去自己中國人的身份。

自中國解放及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後，幾位教宗曾發言，反對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堅持脫離羅馬而獨立的立場，但在解釋基督徒愛國的意義方面，却比不上現任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那麼詳細。當今教宗似乎很了解怎樣才是一個愛國的基督徒，更好說，他堅持所有基督徒都應愛國，而且，在所有論到中國的講話和文件中，他都以這一點為優先。一方面，這是由於中國逐漸對外開放，使人更易了解到中國內部情況、以及中國政府和愛國會領袖的言論；另一方面，亦由於若望保祿二世，正如其他前任教宗一樣，曾經多次提出與中國作更進一步的交談。也許我們還要追索到若望保祿二世的為人以了解箇中原因。

四百多年來第一位非意大利人當教宗，難免會遭受非議；甚至有人說，他的愛國觀念跟中國領袖和愛國會的看法有所衝突。他雖生活在國外，領導全球信友，但他依然是波蘭子民，時刻為祖國的福利獻上他的一切，而教友們在提到「我們的波蘭教宗」時也不感覺到矛盾。由此可見，我們的現任教宗較之歷任教宗，更難於接受「中國人不能同時是良好的公民和優秀的基督徒」的論調，亦不能忍受聽到人說：「每當教會獲得一人皈依，中國便失去一個公民。」為此，我們不難了解為何他總是抓緊每一個機會，以自身的情況作為最有力的論據。在論到有關中國的言論和寫作中，教宗經常以此為主題，

他似乎差不多不能相信有人會提出與如此真實的證據相反的論證。他指出，海外的中國華僑已證實了自己既是熱心虔誠的基督徒，亦深愛祖國。同時，這亦大大地相反他自認為是「波蘭的」天主教徒的看法。他知道，他對波蘭的愛並不因為自己是基督徒而減少。果真如此，那麼對中國或世界上其他基督徒來說又何獨不然？也許上述中國對教會的指責，觸動教宗如此之深，以致他加強了對自己祖國的關心，甘冒被人批評為過度愛國或政治教宗之嫌。保祿六世是第一位在聯合國大會上發言的教宗，他當時說：

如所周知，這次會晤，標誌出一個既簡單而又偉大的時刻。說它簡單，就是因為站在你們面前的是一個卑微的人，也是你們這些國家代表中權柄最小的人，如果要描寫清楚，他只是一個擁有微小而近乎象徵性的現世主權的人；而他擁有這些主權，目的只是為了可以自由行使自己的使命，向與他相交者，保證自己對現世任何主權保持獨立。（註五）

從歷史的角度來說，我們都期望近代的教宗保持超越身份，站在黨派政治之上。當人們認為他們在這方面犯錯時，歷史便會嚴厲地批評他們。我們已習慣看見現任教宗對全球各國及其人民所表達的愛；每當他從飛機上走下來，踏足於一國的土地時，他便立即俯下身親吻土地。

對於一個中國人可以同時是基督徒和良好國民的論調、以及中國政府解釋國民愛國的方式，大概對很多關心中國的人，已耳熟能詳。我們只在這裏列出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中國人不能同時是愛國者及基督徒的論調的回應。他堅持世界各地的基督徒都該是愛

國者；並非「縱然」是基督徒亦應愛國，而是「因為」是基督徒，所以他該是愛國者。因此，並非只有那些跟隨愛國會脫離羅馬而獨立的政策教友才是愛國者。以下是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發表的談話：

一、天主派遣祂的門徒到世界上，是要他們往訓萬民，而現在，更以特殊的方式，臨在於中國教會的子女當中，使他們一方面保持對福音的天主教信仰，另一方面又能表現他們愛自己的國家，為國家的繁榮而精誠努力。事實上，教會一直都關切着世界各國，盼望教友能為世界各國的利益而作出貢獻。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在很多民族歷史中找到證據。

我作為波蘭的子民，深知為了遵照基督的教訓，也為了履行教會在我國歷史的使命，我實在多麼愛我的祖國。

為此，在對鄧以明主教入會金禧致以衷心祝賀之際，我將繼續為中國教會內所有的兄弟姐妹祈禱，祈求上主賜給全體中國人民進步繁榮。（註六）

二、一位基督徒不僅是信友，更被召在他所處的社會中成為酵母和地鹽。因此，教會諄諄訓誨信眾深愛自己的同胞和祖國，厥盡職守，勉勵他們做一個正直模範的國民，努力不懈去謀求國家各方面的進步，忠貞不貳，常以祖國為榮。（註七）

三、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中國的關懷，於抵達馬尼拉，並與當地的公教團體會面時，發揮得淋漓盡至。在他所發表有關中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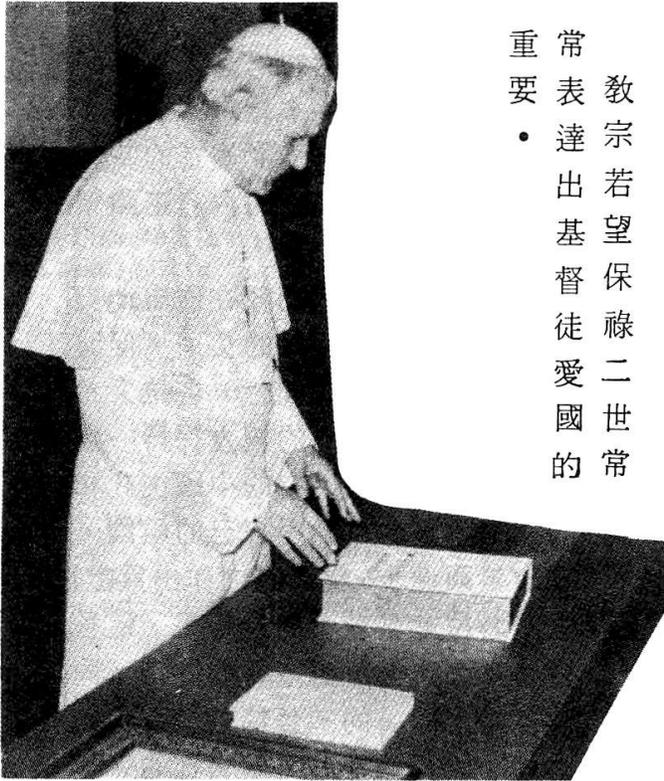
言論中，這是一個永誌人心的分水嶺。這次演講使人更易感覺到他的信念，也覺到他渴望別人接納他的信念。《羅馬觀察報》英文版曾把他這次演講題名為「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國人」，因為它的內容正強調這一點。他說：

……我知道各位都切望在僑居地安居樂業，做一個良好的公民，促進當地的繁榮。與此同時，各位又希望在精神上與祖國的親友保持一致。各位希望維護固有的中國文化和道德價值。各位熱愛自己的祖國，期望祖國進步，樂意為之作出貢獻。

各位都是教會的一份子，這種身份加強了各位對基督的許諾，同時充滿了同一的基督精神。這種精神成了世界各地華人基督徒的一個特徵。中國歷史上很多名人都會藉着與熱心活潑的團體相接觸，認識了基督，進而皈依基督。如果各位保持這種精神，在生活上服膺基督的信德，並且堅守中國特有的道德傳統，各位定必成為一個傑出的、名符其實的華人基督徒，使普世教會大受其惠。

……我要透過他們（長崎殉道烈士），向亞洲所有因耶穌聖名而捨身的男女致敬，進而證明基督的福音和教會并無排斥任何人或任何國家，事實上，基督的福音和教會活在全人類的心靈之中。

……我深信貴國每一位天主教徒一定會為中國的建設作出貢獻，因為真正而虔誠的基督徒，也一定是良好的公民。基督徒——世界上任何國家的基督徒——忠實信靠天主，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  
常代表出基督徒愛國的  
重要。

但也具有深厚的責任感，愛國愛民。他重視精神生活，也樂意為大眾利益貢獻所長。良好的中國天主教徒，定必為國家的進步効勞，履行對父母、家庭和國家的職責。藉着福音的力量，像其他所有善良的中國人民一樣，培育「五德」——仁、義、禮、智、信。

……基督的福音並不是某一個人或某一民族專有，而是屬於每一個人的。因此，同時兼具「真正的基督徒和真正的中國人」的身份並無矛盾。（註八）

四、由於基督的王國不屬於這個世界，（參閱若·十八：36）故此，負有建設天國使命的教會或天主子民，不但不會除去任何對某一民族有益的事物；反之，只要有益，

還會培養該民族的能力、資源及風俗，視為己有，進而使它們淨化、加強及提昇。……這種天主子民所擁有的普遍性特徵，是來自天主的一項恩賜。（註九）

五、利瑪竇與他的同伴們，為了深入社會作信仰見證，改而接受了儒士的生活方式，與他們打成一片。他們這樣做，是要使人明白，宗教信仰并不導人遠離社會，却叫人投入世界，促進社會生活，向基督救恩及教會的恩寵生活開放。

……正如教父們對希臘文化所持的態度，利氏不偏不倚地堅信在基督內的信仰，不但不會使中國文化受損，反而使它更豐盛完美。他的中國籍門生中，有些成為朝廷的大官，這些人深信，接納基督的信仰，絕非要背棄自己的文化，或削弱對國家及傳統的忠誠，却促使他們為祖國獻出更豐富及更有水準的服務。

……我們有信心能消除障阻，并能找到適當的方法及妥善的機構去恢復交談，也使交談時常保持。這樣，所有中國信友，無論在國家內或教會內，都能安心。我們相信這將使整個備受教會尊崇及敬愛的中國得益。（註十）

從這些直接發言中，我們能夠了解到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的想法。我們可以預期，他在日後仍會找尋機會，在各種不同情況下表達他的信念，而他自己以基督徒及波蘭子民身份所作的見證，肯定會成為他最有說服力的論點。

（附註見本刊頁六八）